

瓯韵

家乡的年味

■ 江兆苓

记忆中家乡过年,总是夹杂着浓浓的肉味、又香又糯的糖糕味。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过年就算吃不上肉,糖糕家家户户是必须要做的。而做糖糕的热气腾腾的气氛至今令人难忘。一格格圆形的磨盘似的糖糕,寓意亲人团团圆圆、家庭和和美美、生活甜甜蜜蜜、事业步步高升。

每到小年一过,在我们的家乡,挨家挨户就为做糖糕的事忙碌了起来。磨糯米粉、买红糖、洗箬叶、洗蒸笼。做糖糕的过程非常复杂,做的时间也很长。

做糖糕的那一天,一家人都要早早起来帮忙。大人先将洗干净的箬叶用水浸泡上,然后一张一张铺到蒸笼里。铺箬叶有讲究,不能随便铺。箬叶尖摘掉,然后在根部三分之一处折一下,靠在蒸笼边上,三分之二的箬叶铺在蒸笼底部,然后再挨着第一张铺上第二张、第三张,直到整个蒸笼边上铺满,底部也是厚厚实实的一层箬叶,糖糕粉才可以放上去。

在铺箬叶的同时就进行和糖糕粉,俗称“打糖糕”。打糖糕是家里力气最大的那个人负责,年年都是父亲干的。水不能放多,稀了糖糕做不成形;水也不能放少,少了出笼的糖糕不够糯口感不好。父亲搅拌糖糕粉,母亲在边上加水,每年总能做出香香糯糯的糖糕。

父母亲和好糖糕粉后,再把糖糕粉一把一把放到蒸笼里,拍平,一层米粉一层花生,一层米粉再一层猪肉,一层米粉再一层陈皮,如此,直到放满蒸笼为止。然后,再盖上盖子,放到灶台上蒸。

大人忙活,我们小孩也不能闲着,须帮忙添柴烧火蒸糖糕。灶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不一会,锅里的水就“咕噜咕噜”冒泡,蒸笼里糖糕的香味溢出,和着水蒸气漫上,直到整个灶房都是糖糕香味。我们在灶前烧火,那香味钻进鼻孔,闻得到,吃不着,既甜人又磨人。一整天,灶房都笼罩在这个氛围里,心里甜甜的。

如此十几个小时后,一格又香又浓的糖糕总算出笼了!

糖糕是做好了,用蒸笼盖盖着,只能看不能吃。我们家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糖糕要等到年三十祭拜灶神爷后才能开吃。但我们小孩怎么抵挡得住糖糕的诱惑,总是趁大人不在时,偷偷掀开蒸笼盖,用勺子在边上挖一点点放嘴里解解馋。家里兄妹三人,今天你挖一点,明天他挖一点,待年三十父母掀开蒸笼拿刀切糖糕时,圆圆的一格糖糕边上总是有一个洞。父母看见了,心知肚明,并不责怪,只笑着说,今年的老鼠太猖狂了,偷食偷得厉害!我们听了,总是抿着嘴偷笑,就当真被老鼠偷吃了,互不戳破。

家乡的糖糕可以保存很久。年过后,农家的孩子下田干活,上山砍柴,哥哥们总会切一块糖糕随身带上。劳作过后,坐在田埂上或山上,边吃糖糕边休息。而我在家闲玩,糖糕就成了我的零食,时不时去切一块放在嘴里,慢慢嚼嚼嚼嚼,那香甜的滋味抵过世上任何美味。

长大后,离开了家乡,再也体会不到儿时过年那种做糖糕的气氛。但是每年过年,父母还是会做上一格糖糕,等待我们回去品尝。

三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在家,身体大不如前,做糖糕对她是件很吃力的事,我打电话回家,让她不要做了,现在城里有的买,但母亲还是坚持要亲手做一格。

糖糕的味道,过年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离家再远,也忘不掉。

遗憾

■ 陈羊含

在国外自己一个人住着有一阵了,最近总是想起出国前的暑假带外公外婆去温州机场看飞机的那个下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嚷嚷到最后我也没有叫出租车带外公外婆去离飞机起降跑道的尽头近距离观察飞机,而是一直守在机场大厅入口处,透过安检口外的落地窗的边缘,拼命挤眼睛,试图捕捉远处看不太清的那一架架小到模糊的点。

外公外婆还没有坐过飞机。他们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养育了四个孩子。好不容易等到四个子女陆续毕业、结婚、生子后,又像候鸟一样相继在舅舅或是阿姨或是我家帮忙带孙辈。生活始终围绕着厨房和田地,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享受所谓的“诗和远方”。直到最后,村里的田地被征用,房子也面临着拆迁,外公外婆跟着舅舅定居温州;孙辈们也陆续上了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更愿意点外卖而不是吃外婆做的饭。

外公曾经有过一次坐飞机的机会,那是在七年前,外公准备飞去河南探望他的弟弟。可惜后来下了大雪,航班取消了,最后临时包车去的河南。

而外婆,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系着围裙在二十平方米不到的厨房里忙碌的形象。就算出门,也仅限于幼儿园、超市、菜市场这几个地方。

总之,外公外婆还没有坐过飞机。飞机那么大,怎么能飞那么高?大家都好奇。我三岁的表弟和七岁的弟弟好奇。我也好奇。我坐过很多次飞机,又学了航空航天专业,试图理解这些工业时代的伟大产物的奥秘。所以那天,我提出我们去机场看飞机时,是带着向导般的自豪感的。

那天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先坐了s1轻轨,又坐了新开的s2线,最后到达机场。一路上我一直在说:“我们等下叫出租车去离起降跑道更近的地方看飞机,那里视野更好,据说可以感受飞机从头上掠过的“剃头”般的体验。”可是我拖啊拖,拖到最后一直没有叫车。

为什么不叫车呢?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次而不履行承诺呢?为什么不让外公外婆体验得更尽兴一些呢?或许是因为我们有六个人,要叫两辆车。或许是因为机场太偏,那天车不多,叫车要等。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次,因此没有把随口的承诺当回事。

眯着眼看了好一会的飞机后,我们看累了,在机场大厅里吃了饭,最后又坐轻轨回了家。当时正值亚运期间,轻轨上贴了五颜六色的装饰,外面的天空有着浅浅的彩色,外公外婆带着弟弟们和妈妈坐在车厢窗边位置,背靠大海,一切都像极了电影里的镜头。

回家后,外婆又系上围裙在厨房开始忙碌,给我们弄点心吃。外公则又出门去舅舅的工厂里帮忙。

看完飞机后没多久我就出国上学了。出国前一天恰逢中秋节,我和外公外婆、舅舅、阿姨们一起吃了个团圆饭。一张超级大的圆桌,好久没见的阿姨和姨父。外公外婆说的最多的就是“在国外照顾好自己,想吃什么就买,开心快乐最重要……”

回想当年我从川大退学,准备复读重考,外婆说:“好啊,这次有机会可以离家近点了。”后来我没参加高考,在家发呆睡觉上网,不知道未来在哪,外婆说:“我这个外孙女长得好看又聪明,哪哪都好!”然后有一天我说我要出国留学了,外婆说:“好啊,在国外好。一定要开心、快乐!”

外公话不多,但我每次去拜访,他都会从外面带回来好多新鲜好吃的水果回家。他最近学会了用手机,坐高铁,打车,未来还想和外婆一起坐飞机去意大利看小姨。

想到这里,我又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叫那辆出租车了。



柿子红了

摄影/陈肖波

油茶花开

■ 吴长沙

农历十月底,故乡山坡上,大片大片的油茶花盛开,迎着冬天的风送来缕缕清香。洁白如霜的油茶花,给冬日的大山披上洁白的轻纱,曼妙有韵味。我置身其中,就被深深地吸引,也勾勒出我无限的回忆。

小时候,我赶着成群的牛羊,和小伙伴满山漫野地跑。冬日的大山没有了生机,望去都是灰白色。突然有一天,我和伙伴们发现山坡上的油茶花盛开了。我们像一群精灵奔向油茶花,跑到油茶树下,端详着每一朵洁白的油茶花。花香扑鼻,沁人心脾。我们经受不住油茶花的诱惑,就路边折下一根细长的芦苇管,抽去芦苇中间的絮状物,便成了天然的吸管。我们将管子伸入油茶花花蕊中间,吸食甜滋滋的天然花蜜。小伙伴一边吸食着,一边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沉醉其中,怡然自得。天然花蜜一顿美味享受之后,我们穿梭在一株株油茶树之间,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气息氤氲,沉醉不知归路。玩了许久,方想起回家之路。赶着牛羊,迎着芬芳,一路美好。

长大后,我去县城工作了。每逢农历十月底回到故乡,跑到山坡上,看到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开满一朵朵洁白的油茶花。我情不自禁地跑到油茶树下,拿起手中的手机,从不同的角度拍下一张张照片。拍好的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了一段有感触的文字:故乡油茶花盛开了。小伙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回到故土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油茶花吧。这里留有你童年的芬芳。发到朋友圈不久,儿时的朋友,闻讯而动,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所留之言,无不道出童年记忆的美好,无不感谢故乡油茶花最美的馈赠。洁白无瑕的油茶花,温润了我们的童年,滋润了我们的一生。油茶花坚守幽山,于匆匆时光中始终开不败,始终开在每一个故乡人的内心深处。一份纯洁无瑕的坚守,总让人牵肠挂肚。如今,我一个人伫立油茶树前,物是人非,引发几多感慨:原来的人,今安在?

如今,故乡的油茶花,不管岁月如何流淌,依然绽放芬芳。近几年,芝田大地,种植新品种的油茶树,绽放多彩的油茶花。新品种的山茶树,成为农民的致富树。农民种植新品种的油茶,压榨出高产量的山茶油,卖了好价钱。经过几年的发展,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小康生活。可思故的乡民,依然不会忘记先辈栽下老品种的油茶树。虽说老品种的油茶树产量低了点。但恋旧的乡民,依然小心翼翼呵护好先辈种下的一棵棵油茶树。有些油茶树已历经好几代人的手,它依然健壮,深深扎根在红土地上,扎进每一代乡民心坎里。不管岁月如何流转,老油茶树,承载一代代人时光记忆,传承一代代人的生活精神。

精神的根脉一直在赓续,故乡枝头的油茶花开得正闹。洁白耀眼的油茶花,芬芳你我的情思!

诗歌与故事打球

■ 东深

在AI时代的球场上
诗歌与故事展开了一场较量

元宇宙是他们的舞台
虚拟世界中
他们追逐着胜利的荣光

诗歌以优美的文字为球
在读者的心灵深处投篮
每一句诗句都如同精准的三分
让人陶醉在美妙的意境中

故事则以情节为球
在读者的想象中运球过人
每一个转折都犹如精彩的扣篮
让人沉浸在刺激的剧情中

玄幻小说如神秘的外援
以奇幻的元素为球
在现实与虚幻之间穿梭
让人着迷于未知的奥秘

网络游戏则是全能选手
以虚拟的世界为球
在玩家的指尖上跳跃
让人沉浸在挑战的挑战中

在这个球场上
没有输赢,只有精彩的表演
诗歌与故事相互配合
共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他们用文字和情节打球
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为读者和玩家带来无尽的乐趣
这就是AI时代的魅力所在

露珠

■ 叶建芬

很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城里的小猫要吃麦苗
我在花盆里铺上小麦的种子
每天喷洒一点水花
三五日后,就发芽长叶

清早,我照例去后天井洒水
惊奇地发现,叶尖上擎着露珠
颗颗晶莹剔透
在城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露珠
如此清晰明亮
也许是楼台的绿植太高傲
也许是园林的花木太张扬
也许是街旁的绿化太躁动
露珠,天地精华之凝聚
不愿随意去攀附
而是贴切地落在后天井的麦苗尖上
擎起一盏盏明灯

儿时生活的乡间
露珠平凡得可以被忽略
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路蹭着露珠
鞋尖湿润,裤脚也潮湿
滋润乡间万物的露珠
我们却没有珍视
直到久居城市,露珠稀缺
偶然的发现,仿佛成了旷世珍宝

柿子红了

摄影/陈肖波